

# 詹姆士

## 其與

# 艾思本遺稿

楊瑞永

亨

利·詹姆斯(Henry James)乃文學界所推崇為現代小說之始祖的美國大文豪。一八四三年四月十五日誕生於紐約市華盛頓區，在阿爾巴尼城及紐約市渡過其幸福的童年。唸過哈佛法學院。一八七〇年在美國劍橋城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 Watch and Ward。曾多次旅行歐洲，並在巴黎與屠格涅夫、福樓拜爾、埃蒙·龔古爾、左拉、都德等交往，美、法、英、義都有他的「家」。一九一五年改入英國籍，一九一六年獲英王榮譽獎。同年二月二十八日死於倫敦却爾西區，享年七十二又十月。綜觀其一生，來往美國與倫敦之間，成功地運用「國際場景」來創造小說，例如「美國人」，「歐洲人」，「國際一插曲」，「黛絲·密勒」等等。充分表現出歐、美人的不同習性及觀點而享譽於世。其作品數量驚人，主要的有二十四本長篇小說及一一二篇中短篇故事，但却未結過婚。本文所述及的「艾思本遺稿」，The Apporn Papers，是他在「一八八七年旅居義大利時所作。

「艾」書的內容概要如下：傑佛瑞·艾思本是個世紀詩人，「今日，在他受了相當長久的蔭蔽之後，早已高踞在我們文學的天府之中，讓全世界來瞻仰；他就是照耀着我們走路的一道光輝。」這位詩人雖然不是屬於女人的詩人，但至少曾經屬於波安娜小姐的，因此在世時曾寫過許多美妙的情書給她。本書的主人翁是艾思本的崇拜者；他和一位倫敦的朋友——約翰·康諾探知了這回事，便一心一意地要獲得情書遺稿。可是擁有這些令人「固執地關心着」的遺稿的老波安娜，却和她的姪女娣娜小姐「隱居在威尼斯一處偏僻的運河邊，一幢破落的宮殿式建築中，過着節儉的生活，不和人來往，也沒人去探訪。」他在一籌莫展之下採納了另一位威尼斯朋友——蒲萊思太太的建議，先設法成為波安娜的房客，等到熟識後自然垂手可得。故事便從這裏展開。他以找尋有花園的房子為理由，並擬了一張假名片，終於以十倍於通常價格的租金住了進去（也恰巧老波安娜需要錢）。原本已荒廢了的花園經他的園丁整理後，竟然每天都能送些花給這兩位女士。送花是一種手段，真正的目的當然是遺稿本身。在故事進行中，他先向娣娜小姐表明真正的身份與目的，然後向老波安娜攤牌，但都未能達到目的。後來，老波安娜去世了，遺稿傳到娣娜手裡，娣娜却以締婚要挾，弄得他很尷尬。因為他沒答應，娣娜便把遺稿毀了。幸虧碩果僅存的艾思本小畫像安全地落入他手中。可是，「當我凝視着那禱畫像時，我對於失去那些情書的懊惱之情幾乎來得難以忍受。」故事便在這惆悵的氣氛下結束。

在本書中，詹姆斯運用了他最得意的小說寫作技巧——單一觀點法與場景法。單一觀點法(Single Point of View)對現代小說影響至鉅。正如其另一名作「奉使記」是由主角史垂則的思想述成一樣，本書也是由主角一人所述，作者只是退讓，旁觀而已。書中所有的觀點都是主角的，也就是主角全權「審視」一切事件，不必作者現身說法。其所欲表達的都交

# 艾思本

謝

給敘者（主角）去辦，由敘述者以第一人稱將其感官世界所發出的故事交代給讀者。這類小說的好處在簡潔、聯貫，本書的敘述者像詹姆斯大半小說一樣，乃是屬於高尚社會的知識份子，他的觀點當然不能和「麥田捕手」裏的小主角相提並論。是以一位文士（詹姆斯沒有賦與名字）的眼光來審視一切事物。例如對波安娜而言，第一次與她談話時，由於聯想到艾思本，因此有如下的觀點：「這位老太婆的聲音柔細而微弱，但却是一種有教養而悅耳的低聲悄語，想到這音調也是艾思本的耳朵聽過的……」。在第二次碰面時，由於疑心她已經燬掉了那些遺稿，因此把她看成「一個陰險的老怪物，使人從來弄不清她在搞什麼玄虛。」如此「審視」成爲敘述者的意識反應，且因各種因素而異。所以桃樂珊·范根女士認爲，審視物件有兩種任務，其一爲代表外界之刺激而間接進入意識，其二却代表觀察者（敘述者）本人。因此我們看這一類小說時，必須「再審視」敘述者的審視。例如對那位姪女而言，作者並未確切地描述她的性格或造型，而任由主角去構繪。最初這位文士看到姊姊小姐的「容貌已不年輕，但很純樸；氣色欠佳，但很溫和。她有一對大眼睛，却已失去光澤，她的頭髮濃密，却未『作花』。……還有那雙細長的纖手——可能——不乾淨。」但老波安娜死後，掌握遺稿的姊姊間接提出了結婚的要求時，他發現了她的「驚人的果斷」，「竟能靈機一動變得這麼玲瓏透頂。」讀者必須退出局外，觀察敘述者的意識波動，才能領會作者的原意。詹姆斯所以能在美國小說發展史上佔一席最重要的地位，這種技巧的使用確實助益不少。

場景法 (Scenic method) 的使用，使得這部小說更加戲劇化。詹姆斯不但使這部小說的「佈置」有戲劇性的效果，更將此法用於主角意識本身的處理，而有所謂「頓悟場景」出現。使得小說的起承轉合更覺密切，且令讀者有視覺上的享受。另一種寫作技巧——鳥瞰法 (Panoramic method) 便缺少這種戲劇性效果。本書第一章的場景是威尼斯水道上的平底船及周圍的景物。作者在此交代了故事發生的始因。並且佈置了一個小場景，使讀者了解蒲萊思太太所說的波安娜她們的與世隔絕。「牆上佈滿了斑痕裂縫……，那是一片片修補過的裂口，一層層碎裂的灰泥和那些鬆落而冒出的磚塊，隨着時間的消逝已轉成粉紅色了……」。由此可知，波家是經歷很多世代而與現實藩離了。第五章姊姊說道，「我姑母已一百五十歲了。」差不多可令人相信哩！（但姊姊其實沒有時間觀念）這些場景是由敘述者在船艙的陽篷中觀望到的。當他看到「有幾棵稀疏的樹木，和着一些東倒西歪的棚架上的支柱橫竿，顯露在牆頂之上。」時，他明白「那地方是一所花園，顯然爲這房子所有。」由此他想到以找尋有花園的房子爲理由，住進波家去。這是詹姆斯「頓悟場景」的活用。姊姊婉轉求婚時，由其表情的變化（這也成爲場景的一部份），主角頓悟了許多事情，發掘了許多隱秘的心理，使高潮迭起，也使故事更加明朗化。若由敘述者審視一切，有時讀者會嫌曖昧。

# 我讀

## 權力的滋味

■ 李 宏 昌 ■

但這些實物細節，不管是褪色的磚塊或是一張情感起伏的面孔，都可使故事的發展順理成章，也使小說本身生色不少。

本書屬中短篇故事，雖不是詹姆斯的代表作，但却可以小窺大。因此要談本書的價值，不如談詹姆斯對人類的貢獻。他不但替小說開創了一個新紀元，而且也為當時社會做過許多有價值的事。莎特認為，藝術創造的主要動機之一當然是要感覺到與這世界「有關係要」為藝術而藝術的時代，早已過去。在今日我更欣賞的是「現實美學」。作家在從事藝術工作時，應該負起「社會責任」。卡繆我很欣賞，詹姆斯我也佩服，因為他們都能承擔起社會責任。詹姆斯偉大的貢獻之一是溝通了歐、美的感情。他的作品正如他本人，是跨在歐、美之間的橋樑。他指出了雙方面的做作、膚淺與其他缺點，無非是想使兩大洲的社會在真誠中求進步。在「四次邂逅」中，他指出了巴黎上流社會的美麗陷阱（這可由那位假女伯爵的舉止言談看出）。在「艾思本遺稿」中，他隱約地斥責了頑固不化的女人。（如果艾思本遺稿象徵著人類的遺產，那麼自私的女人便該對人類社會的損失負責。）有關詹姆斯的評論文章真如濯髮難數。其功名也早已蓋棺論定。在此我只想指出，詹姆斯不但在小說創作上居功厥偉，在社會責任方面亦不負作家本色。

### 紅

色的漢明威」這是本書作者穆納谷的外號。穆納谷，捷克人，只因他是共產黨徒，因而冠上「紅色」二字。但當中東戰事發生後，他因反對政府當局的一味追隨蘇俄意向，而出亡捷克。一九六八年，捷克自由化運動，作者始整裝歸國，正想有所作為，豈知數天後，俄軍閃電入侵，而作者也就從此失踪。作者生活在共產制度下，獨裁者的事迹見多了，不免要捫心自問：權力的獲得可曾增加任何人甚至自己的幸福？權力的爭奪更可能是民不聊生的主因。因是，他寫下此書，藉描述某位共黨人物的一生，道出久淤心中的話題。正因他曾是共黨的一要員，因此在書中常有一針見血的獨到見解，故有「紅色的漢明威」之喻。

這部書是以「回憶」的方式寫成的。佛蘭克在參加他的朋友——本書一直以「大人物」或「死者」代稱——的葬禮，而憶起這位大人物，如何地從一抗德英雄，轉而為共黨制度下的獨裁者，以至於死，這一連串的「得到權力」「享受權力」「喪失權力」的「滋味」。

那大人物，早期在第二次大戰時，曾是位民族英雄。在暴力下，仍領導民衆，組成遊擊